

水乡守望者

——读潘鸿海的油画作品

◆ 许江



■ 夕阳下的河埠头 2008年



■ 秀江南(右)

这是如梦的水乡,是著名画家潘鸿海笔下令我们熟悉的水乡。

远在“文革”之火正酣的年代,有两套水粉画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一套是描绘鲁迅的一生。这位民族斗士的形象,被水性颜料特有的畅快笔痕、明亮色彩塑造得亮堂堂。这套水彩不仅塑造了鲁迅,而且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历史的精神。另一套是“以粮为纲、全面发展”的五幅一组的宣传画。那欢乐自足的劳动者形象后来多次地被我们摹仿,出现在那个时代最吸引眼球的广告栏和橱窗中。这两套画深深地楔入我们的记忆。潘鸿海就是两套画的主要创作者之一。

潘鸿海属水,水乡是他的挚爱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曾和他一道在水乡写生和生活了十来天。他画水乡,不累,甚至有一种如画面之上波光粼粼的快感。从天际线开始,黛瓦白墙,石桥水岸,一层层地落下来,那笔总把门楣窗扉、瓦苔墙草的细节一次带到,水乡的气息很快就造了出来。等到描绘水面之时,那既是尾音,也是高潮。波光摇曳的倒影带着一种现场发生的喜悦,把水乡点染得清新生动。那水光的涟漪几乎是自己跳到了画面之上。

潘鸿海的水乡像梦。同时,他的诗意水乡也正



■ 宁静的水乡 1999年

水乡有多么明静?水巷有几许幽深?几缕阳光,松松地洒落。青瓦编第一重网,白墙织第二重网,空气被滤得清静,方才穿过桥洞,凝成一份透明和庄重,注入小河的水中。小河也变得凝重,那涟漪带着绸一般的纹,迟缓地荡开。倒影中的水乡总在梦中。有时,从桥洞的后边传来零碎短促的桨声,桨声未到,绸质的水面已经剥开层层波粼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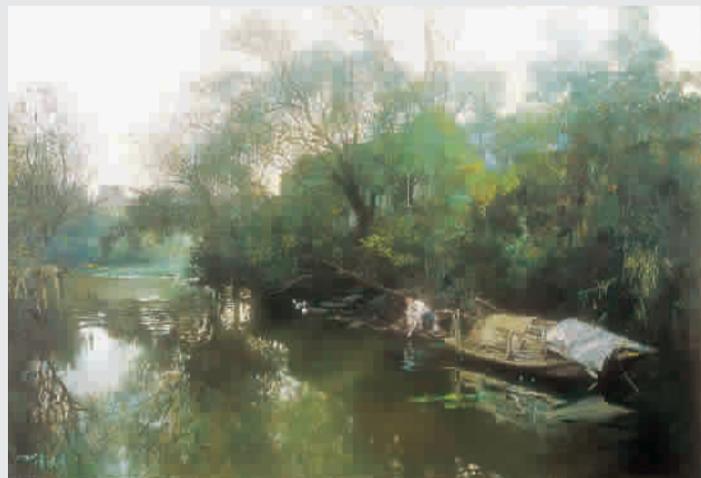
■ 又回外婆家 二〇〇八年

在远去。传统的江南水乡,依水而居,依水而布,创造了一种与小河水巷相协的建筑尺度和人居风味。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船,船道是河,是水网,水畔的栖居既有家园的乐处,又有水泊天涯的乡愁。潘鸿海的水乡正是抓住了水乡的这种浓浓的韵味,他让这树这屋罩在有厚度的光中,如雾如梦,而让水来显发生机生趣。这是水乡特有的诗意。随着现代道路交通的发展,人们纷纷奔向道路的两旁建房和生活。新的生活资料彻底地改造了人们的习俗,水乡的拱桥、廊街、青石板道,离人们越来越远。更重要的是水乡曾有的那种尺度关系、水陆关系、节令关系和梦一般的宁静被完全改变,像遥远的记忆留在人们对于大道大楼的瞬息回望之中。今天确有一些江南水乡成功保护的例子,但在那里,水乡也越来越像一个散了戏的舞台,离水乡真实的生活,鲜活的水乡的诗意越远了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,水乡的描绘显出了人文守望的意味,显出了绘画深处那历史的道白。

也许有一天,我们真的只有站在潘鸿海的水乡绘画面前,揣度水乡的真生活,回味那消逝了的水乡诗意。到那时候,人们将怎样评说水乡守望者的意义呢?(作者为中国美协院长、中国美协副主席)



■ 秀江南(左)



■ 烟雨泊舟 2010年



■ 西溪秋韵 2009年